

主辦機構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策劃機構

**CULTaMAP**  
文化地圖  
www.cultazine.com

協作機構

演藝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香港演藝學院 

# 仲夏藝贊 2012: 仲夏影院與獨立電影評賞學生工作坊

## 影評寫作獎獲獎作品

### 影評寫作獎獲獎作品：

獎項	姓名	級別	學校	評賞影片
冠軍	區煜雄	中四	伊利沙伯中學	《眾生》
亞軍	馮寧鋒	中六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遠走》
季軍	莊曉彤	中五	王肇枝中學	《我在牛頭角長大的》

## 影評寫作獎冠軍作品

姓名：區煜雄

級別：中三

學校：伊利沙伯中學

評賞影片：《眾生》

一架殘破的車輛吃力地跑，發出難聽的機器聲；兩旁的樓房，有倒塌的，有破了的，四周皆是頹垣敗瓦，路上人跡罕見，導演用著主觀鏡頭（POV shot），隨著那殘車緩緩的步伐，以步移法真切生動地把我們帶進了這個被咀咒的死城。四年前的 512 四川地震留在我們局外人心裡的絕對是頹垣敗瓦中飄漫著悲情，死的死，未死的則苟延殘喘，惶恐無助，痛心欲絕的那些場景，從這部片子所表達出來固然還有那些慘痛的回憶，但這不是該片的主調。影片主調不是在於究竟地震造成了多少死傷和損失，災民有多悲慘，而是在於地震只是一個背景，人們以怎樣的方式在這個背景下生存下去，慢慢逃出去這個背景。

這部影片主要是由三組人家的生活片段拼湊出來的。

六十二歲的林理峰是川主廟的道士，惶恐脆弱的人除了去川主廟祈福，另外無論遇到感情，風水等事，都會去請教這個似乎有點信口雌黃、穿著糟蹋的老人。他們是否已經相信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要求神問卜？另外，期待著小生命出生的裁縫夫婦和痛失孫兒的理髮師周厚祿不同的故事被導演很好地剪接出來，讓人感到生與死之間的摩擦。當有關於死亡或是葬禮這樣的片斷時，很多時候會看到孕婦在檢查，讓人在生和死之間有一番體會。

本片大多數人物表現出來的情感和行為與我未看之前所想像的有所出入，鏡頭使我們能夠透過一種平靜的視覺，來看紅白鎮人民究竟如何活著。當中有很值得探討的，也有我不太能理解的。孩子在死了百多人的學校地震遺址上玩樂嬉戲，這個鏡頭拍的很真實，這代表了當地死人太多了，到處都是死傷場地，根本沒有一個清淨之地來玩樂，孩子們見慣了“世面”，不把“屠場”當成一回事嗎？還是有童真的人更容易放下傷心事，哭過了就算？在地震中失去了孫子的理髮師拿著孫子遺照時，看電視激情畫面時，又或者幫人理髮時，都表現出難以形容的平靜，就像和王堯芳工作時，或者當有個女人知道自己下午右手要被鋸了的時候一樣。他們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嗎？以平靜來掩飾不安和惶恐又是否是另一種的悲痛？在理髮店內，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冷靜地談的不是在地震期間死了什麼人，而是冬天那個天氣可能會凍死哪些虛弱的老人。他們是不是已經走出地震的陰霾，學會關心卑微的、人人都有的、平平無奇的生命？

有夫婦為了拿更多的房子重建津貼而離婚，這除了指出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金錢援助，也告訴人我們當人民沒有了精神支柱，沒有安全感，人人都會更加偏向金錢物質主義。再生育政策能否真的減輕人們的傷痛？到底是不是婦女們在生了小朋友，人民重建了新房子，盡量令生活變成如以往那樣，事情就告一段落呢？長鏡頭之下那條毫無生氣的舞龍隊由遠至近，帶著緊張，有壓逼的感覺，對新年氣氛產生了一種諷刺。舞龍隊就像是災民的縮影，像往年般舞著，有什麼不同呢？應該如何幫助這些悲痛的人？這深切地反映了中國的災區重建是很落後兼且冷血的。國家以為婦女生孩子就是要完成使命，孩子死了就生另外一個，好像人與人之間是沒有感情那樣的。特

寫鏡頭之下的王堯芳準備分娩那種眼神，同時表現著喪兒之痛和完成再生寶寶的使命的解脫的快感，就是一種諷刺。眾生有情，房屋津貼永遠不能堵滿心裡的空洞，補好心傷。那個儘管是不入流、信口雌黃、穿著糟蹋的臭道士反而點著了一點點的曙光。

影片也有不足之處，導演除了以三個人家為不同的主線外，還加插了很多其他人物和事件，讓人覺得有些散亂。影片中的人民大多都像是咬著牙關，內心帶著傷感和惶恐，積極生活下去。然而在家長們對政府職能缺失的不滿和牟取私利的商人、官員的憤恨難以消解的問題上，片中沒有表現出來。片中只出現過四個對政府作出點評的人，好像反倒是家長們認為學生們遲一些上學就會沒事，這絕對與事實不符，似乎導演有意去淡化四川人民對政府貪污腐敗，挪用公款的事實，作出輕描淡寫。

這部影片拍攝於紅白鎮，而對當中的“紅白”二字，我感到很有興趣。我認為“紅白”代表著的，可能也有紅事與白事的意思。紅事可以代表開心的事，例如林主持經常與人談的婚姻，王堯芳就要分娩，人們重建新屋過新生活；白事可以包括喪事，婚姻失敗，還有地震造成的其他禍害。生活就是紅和白的結合，我們偶爾會被當中的絆腳石絆倒，跌傷了，但只要我們繼續上路，找到好的醫生，傷口終會癒合。希望在這裡引用九把刀一句話送給那些活在悲痛中的人一句話，就是：生命就是不停的戰鬥，就算跌倒了，也要豪邁的笑。

## 影評寫作獎亞軍作品

姓名：馮寧鋒

級別：中六

學校：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評賞影片：《遠走》

本電影講述主角阿音原本是以放牧為生的蒙古人，因為政府政策搬到城市中找哥哥，希望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後來發現自己無法融入城市生活，而無奈回到家鄉。

電影的開首中，拍攝了哥哥吸煙的場景，他把未吸完的煙放回煙盒，又背著黑袋，一定程度上是留下了伏線，給觀眾對主角生活的想像空間，之後，影片馬上轉到他上班的情況。而由哥哥吸煙到去車站接阿音的幾個場景中，導演不斷強調「背景」。在首幾個場景，導演都在強調著一個城市的空間，導演使用了很多的遠鏡呈現每個場景，並在每一個鏡頭完結之前刻意拍攝四周的景色，使鏡頭中只剩下公路、汽車、人來人往的街道、車站等，強調著城市的氣氛。而導演則在此去說出一個與城市化有關的故事。

整套的《遠走》是導演對一個失敗的政策投訴，即是「草原禁牧修牧輪牧政策」與草原城市化發展，政府為了國家的發展，而發放津貼鼓勵牧民進城生活，阿音在片中亦有所提及，但正如哥哥說那些津貼其實在城裡不算甚麼。在電影中，哥哥和弟弟都是蒙古人，而他們的角色其實都分別代表著兩類人，哥哥是一個習慣在城中生活的城市人，而弟弟則是習慣放牧生活，並移居到城中的牧民。《遠走》中亦呈現出城市人的一些生活，片中，哥哥每天有兩份工作，但收入不高，住在狹窄的房間，在第一次拍攝到房間的場景中，亦與開首吸煙的場景呼應，表現出一個艱辛的生活條件。這個情況下，政策真的能保障那些進城的牧民有好生活嗎？

《遠走》亦道出了一個政府所忽略的問題，那就是牧民融入城市的困難。一方面，導演鋪排了一個弟弟上班的情節，當中他因語言不通而被罵，反映出牧民和城市人的衝突；另一方面，導演亦透過弟弟的行為作內心的映射，反映出牧民與城市的矛盾所在：首先是他喝咖啡的行為，咖啡是城市人慣常喝的飲品，而對於弟兄來說既是陌生的事物，又是「不可口」的飲品；第二，是一個吸煙的行為，他嘗試去吸煙，但他不習慣，吸了又咳，這與哥哥於首幕的吸煙形成了對比，相比起來，哥哥無疑已習慣了吸煙。以上都象徵著牧民對融入城市的嘗試和渴望，同時是反映他們的困難。

導演對牧民的將來似是頗悲觀，但也有樂觀的一面。片中，阿音有提到他一個同是搬到城的同鄉結了婚，並成功買了新房子，但這些成功順利的例子，在導演眼中似乎只是很小部分。

整套電影以一個平淡的方式拍攝，沒有很多的配樂配搭，只有弟弟在夜店流淚的一幕有配樂，這一幕配合先前鋪排的兄弟生活的場景，使此片表現出無奈以及無助的情感。

這滴淚我有頗深的感受，在電影中，一直在城中過著艱辛生活的是哥哥，但卻是弟弟流淚，而哥哥反而表現著一副習以為常的態度，沒有怨言地默默地生活著，那這滴淚是為何而流呢？在現時社會中，許多人都是在艱辛的生活條件下，但已習以為常，我認為弟弟這滴淚似乎應該是由哥

哥流下的，而弟弟則代替了哥哥流淚，同時也是代替著城市人流下。整套電影以兄弟二人的故事，分別反映著城中低下階層的生活難題與牧民進城的困難。

在片尾，弟弟結果還是回到蒙古，在車站的場景中，哥哥把洋煙給了弟弟，要他帶回家鄉。在《遠走》中，煙洋代表著城市的事物，導演似乎認為，即使牧民回到家鄉，城市化的事實始終會降臨到他們身上，是無法避免的事實。想到這裡我又像感受到導演的悲觀。

電影又暗示著「文化承傳」的問題，放牧的道具、蒙古樂器等。在現代化中，許多的文化逐漸消失。電影中，阿音偶遇蒙古同鄉，但是他不懂說蒙古語；在城市中外國傳入的咖啡慢慢取代中國飲品。另外，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甚多的文化為符合大眾，其本身的特色亦流失，例如在電影中，哥哥在演奏蒙古歌曲時，一名客人罵他，要他演奏流行歌曲，而他在演奏時，背景的電子音樂幾乎覆蓋了他的音樂，會欣賞的人，又有多少個呢？

其實除了民生問題，中國的社會問題繁多，但永遠只著眼於經濟發展的政府已忽視民間的種種辛酸，城市人的待人冷漠以及牧民的將來都令人心驚，這部電影正好令人反思，無論在香港或中國，在忽視民生的政府下，難道只能像電影所述，去默默接受和習慣嗎？

## 影評寫作獎季軍作品

姓名：莊曉彤

級別：中四

學校：王肇枝中學

評賞影片：《我在牛頭角長大的》

牛頭角下村於 2009 年被全面清拆，而《我在牛頭角長大的》是一個關於昌仔與牛頭角下村的故事。故事首先講述了昌仔在牛頭角下村的童年回憶，當中充滿婆婆的愛、與肥仔的友誼等。隨後，昌仔的父母帶他離開了牛頭角下村，他亦因此對這裡的感情漸漸淡忘。直到 2003 年，婆婆在 SARS 中不幸逝世，他才重拾對牛頭角下村的那個情意結。但遺憾的是，牛頭角下村終避不過被清拆的命運。

導演透過這部電影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時代變遷對文化的衝擊，以下將從情節、鏡頭及對白三方面闡述：

情節方面，昌仔曾夢到一個破壞者正在摧毀牛頭角下村，幸得銀色戰士及時出現，成功拯救了牛頭角下村。夢中的破壞者象徵著現今發展急速的社會；銀色戰士則代表著許多人的童年回憶，甚或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在昌仔的夢裡，銀色戰士戰勝了破壞者，這同時也反映了一個孩子的想法：童年回憶是不會被現實社會所摧毀的。不過，現實是殘酷的，夢醒了，我們可以看到現今社會透過摧毀文化、回憶的載體以達到發展的目的。

鏡頭方面，導演在昌仔夢醒時運用了 POV 鏡頭，讓觀眾用昌仔的角度看事物。這使得觀眾對於現實的殘酷、孩子的願景被摧毀，有更深的感慨。

對白方面，昌仔曾在大排檔說「到而家，我都搵唔到相同嘅味道、相同嘅氣氛。」這反映了大排檔文化也正被現今社會所遏制、所淘汰。

除此之外，我希望將這部電影與現實對比，於是我找來港台的片段與之比較。該片段帶出了不同人對牛頭角下村被清拆一事的態度和想法，人們大都感到不捨但並不反對甚至支持清拆，更指出最重要的是留下美好回憶。

我發現電影與該片段均反映了一個人性——失去後才懂得珍惜。電影裡，昌仔在失去婆婆後才珍惜兒時在牛頭角下村的回憶、才找出銀色戰士。而現實中，當人們得悉牛頭角下村即將被清拆，便紛紛湧至拍照留念。

另外，現實中的牛頭角下村充滿人情味，而導演亦在電影中充分展現了這份人情味。用了免費雞蛋仔一個小小的片段，讓觀眾深深感受到牛頭角下村的人情味，而不僅是知道而已。相對於現今社會，人際間的關係疏離、社會充滿冷漠，與牛頭角下村濃厚的人情味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更能增加觀眾的思考空間。

最後，我透過反思這部電影，得出「回憶比擁更具有文化價值」的想法。以電影中的銀色戰士為例，它在電影中象徵文化的傳承，因為它貫穿了婆婆、昌仔和他的兒子這三代人。然而，

昌仔的兒子並不瞭解銀色戰士所盛載的文化意義，他只是單純的擁有銀色戰士；反之，昌仔在牛頭角下村渡過童年，銀色戰士意味著他與婆婆之間的感情，這樣才是體現了銀色戰士的文化價值。

由此，我對於文化衍生了一個新看法：每一種文化都反映著不同的社會現象，隨著時代的變遷，同樣的物件，它的文化價值會有所改變，而當其進入了一個陌生的時代就會面臨淘汰，就例如一本書，當網上閱讀版面世後，又有多少人願意花錢買這本書？這不是僅僅是因為社會的發展、經濟的增長，更是因為文化需要進步。文化的進步就是要多元化，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文化，我們或許應該用一個更廣闊的胸襟來容納各種文化，就上文的例子而言，年輕一輩可能較希望在短時間內吸收更多知識，而年長的一輩或許較享受翻書的過程和書香的味道。對於被淘汰的舊物，我們固然感到不捨，但它的文化價值並不因此而改變，因為那是體現在人們的回憶之中的。

透過細味這部電影，使我對於社會的現象和文化有了新的體會，瞭解到事物間的衝突並擴闊了我的思考空間。